

宋高僧傳

類	號	函	架	冊
〇	三	一	八	二
漢	書	門		

類	號	冊	架
〇	一	二	四
漢	書	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10
冊數	12 ( 10 )
函號	310 17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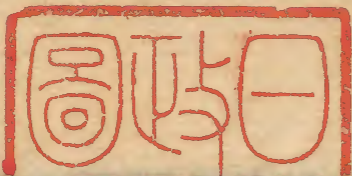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勅撰

遺身篇第七 正傳二十二  
人附見二人

唐汾州僧藏傳

釋僧藏者西河人也弱齡拔俗氣茂神清允迪循良  
恪居下位迨霑戒善密護根塵見仁祠必禮之逢碩  
德則盡禮苟遇僧俗施拜乃俯僂而走如迴避令長  
焉若當眾務也則同淨人屈已猶藏獲焉見他人故  
衣則潛加澣濯別事絀縫至于炎暑乃脫衣入草莽



間從蚊蚋蝻蝻咬齧蠱芥血流忍而汗洽而恒念彌陀佛號雖巧曆者不能定筭數矣確志冥心未嘗少缺及預知報盡謂贍病者曰山僧多幸得諸天人次第來迎藏又言吾眼目間往淨土聚諸上善人散花方迴此耳正當捨壽合掌念佛安然而終矣

唐漢東山光寺正壽傳惺禪師

釋正壽者不知何許人也風儀峻整節槩高強肩錫曳囊宗師皆謁然以因緣相扣附麗有歸於南塔惺禪師門決開疑網密修資益後壽杜默于隨部山寺人皆不識時譙王重福者中宗次子也神龍初韋庶

人譙云與張易之兄弟構成重潤之罪遷均州刺史密加防守不聽視事韋后臨朝添兵士捍衛及韋氏被誅睿宗卽位轉集州刺史未行然忽忽不樂而歸心於惺禪師爲其造生藏塔舉高七十尺極爲宏壯于時惺師疾已危篤譙王使問師後孰繼高躅惺曰貧道有正壽在王問諸僧誰爲正壽或曰和尚有弟子在山光迹韜晦王遣使召到壽曰惺師曰喜王爲檀越其塔已成某欲爲先試得否惺曰善爲吾試是時壽攝衣合掌入塔斂容瞑目結加趺坐便卽滅度全身不散時號爲試塔和尚譙王聞已歎嗟終曰曰



弟子猶爾乃別議改圖為慥禪師營構焉  
 系曰先人有奪火之心壽公先其慥矣夫直往者必  
 能逕來也業累弗羈樊籠弗罩脫羈開罩生死自由  
 既然自由已躋果位矣俗諦觀之壽公出藍之青也  
 矣而能乘心矯跡出其師之前一日千里其是之謂  
 乎

唐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傳

釋無染者不委氏族何許人也從中條山受業講四分律涅槃經因明百法論善者從之恒念華嚴經至說諸菩薩住處東北方金色世界文殊菩薩與一萬

聖眾從昔已來止往其中而演說法或現老人或為童子近聞佛陀波利自西國來不倦流沙無辭雪嶺而尋聖跡高宗朝至臺山思量嶺啓告扣禮乃見老人即文殊也利雖云面接未決心疑令却往西國取經詣金剛窟入文殊境界於今不迥古德既爾吾豈無緣乎染乃從彼發跡徧訪名公或遇禪宗窮乎理性或經法席探彼玄微以貞元七年到臺山善住閣院時有僧智頽為臺山十寺都檢校守僧長之初也遂挂錫棲心誓不出山每念文殊化境非凡者之可勝豈宜懈怠冬即採薪供眾夏即跣足登遊春秋不



移二十餘禩前後七十餘徧遊歷諸臺觀化現金橋  
 寶塔鐘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  
 中有美樅乎言更有愈於諸瑞吾得少未為足也最  
 後於中臺東忽見一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  
 計染從頭禮拜遮互慰勞見文殊亦僧也語染曰汝  
 於此有緣當須荷眾勿得唐捐有願無行而已言訖  
 化寺眾僧寂無所覩染歎而言曰觀茲靈異豈可徒  
 然此危脆身有何久固乃遵言廣興供施每設一百  
 萬僧乃然一指以為記驗焉漸及五百萬數遐邇委  
 輸若海水之入歸壑焉及千萬供畢十指然盡迨開

成中白大衆曰吾於此山薄有因緣七十二徧遊諸  
 聖跡人所不到五昏至止又不出茲山已報深願幸  
 莫大焉奈何衰老今春秋七十四夏臘五十五及存  
 餘喘欲於中臺頂上焚一炷香告辭十方如來一萬  
 菩薩或息我以死誰甘相代況諸人等並是菩薩門  
 人龍王眷屬蒞我善種得住此山夙夜精勤羈勒三  
 業龍華三會共結要期此時下山勿有留難合掌曰  
 珍重而去眾初不喻其意皆言早迴染乃但攜餅錫  
 惟藝名香遂命季氏趙華將蠟布兩端麤麻一束香  
 汁一斗於中臺頂從日至暮禮拜焚香略無暫憩都



不飲食念佛虔誠聲無間斷已至深更趙氏怪其所  
 以陟彼崔嵬見染不移舊止轉更精專染謂趙曰吾  
 有密願汝與吾助緣不得相阻為取蠟布麻油將來  
 纏裹吾身於夜半子時要然身供養諸佛吾若得道  
 相度汝也趙氏諫之苦勸不止將布纏身披麻灌油  
 從頂而煉言曰將吾灰骨當須飄散無使顯異趙氏  
 一從其命略無移改從頂而煉至足方住矣趙氏歎  
 曰昔聞藥王然身今見上人奇哉痛哉後門人收真  
 骨於梵仙山南起塔至今在矣

唐成都府福感寺定蘭傳

釋定蘭姓楊氏成都人也本闍闍間兇惡屠沽類天  
 與軟性悔往前非誓預六和化行二蜀當爾時也咸  
 歸信焉造伽藍一號聖壽歟其緣未發乃藏於傭保  
 中耳而父母早亡無資可以追往每遇諱辰蘭悲哭  
 咽絕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蚋蝱蠅咬咋膚體且云  
 捨內財也用笞劬勞蜀中有黑白蟆形如栗叩人口  
 及肉而少見者次則刺血寫經後則煉臂至于拔耳  
 剜目餒餓鷲鳥猛獸既而行步非扶導而觸物顛躓  
 後有異人掌擎物若珠顆然內空背巾斯須瞻矚如  
 故冥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遠近驚駭常謂人曰



吾聞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矣  
 大中三年宣宗詔入內供養仰其感應之故以優禮  
 奉之弟子有緣恒執事左右六年二月中又願焚然  
 肩膊帝累勸勉年者且務久長修煉蘭不奉詔遂焚  
 焉而絕有緣表請易名建塔勅謚覺性也塔號悟真  
 也蜀都止呼定蘭塔院于今香火不絕云

唐福州黃檗山建福寺鴻休傳景先

釋鴻休不知何許人也神宇標挺玄機幹運居閩黃  
 檗山寺叢萃羣客示教之外恍然怡樂恒言宿債須  
 償償盡則何憂何懼物我俱逍遙矣人皆不喻其旨

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外脫納衣於松下磐  
 石之上言曰誓不汗清淨之地而安詳引頸待刃刃  
 下無血賊齟驚異羅拜懺悔焉門弟子景先闍維其  
 屍收舍利七顆囊而寶之有篤信者以菽粒如數易  
 之追之靡及遂往筮焉占之曰死生貴賤固分吾卦  
 在靡在之失寧失矣孰知其然也洎獲真之于塔分  
 之七粒緘于瑠璃器中瑩然光色時僧清豁著述入作  
 頌紀德焉

唐鄂州巖頭院全豁傳

釋全豁俗姓柯氏泉州人也少而挺秀器度宏遠而



疎略禮清源誼公為師往長安造西明寺照公與受  
 滿足法即於左街保壽寺聽尋經律決擇綱宗垂成  
 講導振錫南指詣武陵德山藥病相應更無疑滯後  
 居所鄰洞庭地曰卧龍乃築室而投憩焉徒侶影隨  
 又居唐年山山有石巖巉崿立院號巖頭歟凡所施  
 用皆創繁總兀然而坐任眾圍繞曰汝何不思惟家  
 中有多少事實於逆順之境證得超越之相者豁直  
 光啓已來中原多事諸侯角立狂賊來剽掠眾皆迴  
 避豁惟晏如賊責弗供饋忿怒俾揮刃之曾無懼色  
 當光啓丁未歲夏四月八日門人權葬葬後收焚之

獲舍利七七粒僖宗賜諡曰清巖塔號出塵葬事檀  
 越田詠兄弟率財營構南嶽釋玄泰撰碑頌德提唱  
 斗峻時號巖頭法道難其領會焉  
 系曰休豁一師何臨難無苟免乎通曰凡夫之難是  
 菩薩之易經生累捨此烏悵哉昔安世高累累償積  
 去若拂塵業累纒輕苦依身盡換堅固之體耳神仙  
 或從刃殞者謂之劍解況其正修證果之人觀待道  
 理不以不令終為恥也

唐吳郡嘉興法空王寺元慧傳

釋元慧俗姓陸氏晉平原內史機之裔孫也父丹文



林郎雲騎尉溫州糾曹慧即仲子也髫齡穎悟長而  
 溫潤畏作枯龜思為瘦鴈以開成二年辭親於法空  
 王寺依清進為弟子會昌元年往恒陽納戒法方習  
 毗尼入禮五臺仍觀眾瑞二年歸寧嘉禾居建興寺  
 立志持三百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於齋上爇香炷五  
 年例遭澄汰權隱白衣大中初還入法門至七年重  
 建法空王寺又然香於甕供養報恩山佛牙次往天  
 台山度石橋利有攸往略無憂虞焉咸通中隨送佛  
 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煉左拇指口誦法華經  
 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乾寧二年偶云乖念九月二

十八日歸寂于尊勝院報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弟  
 子端肅等奉神座葬之吳會之間謂為三白和尚焉  
 其禮拜誦持不勝其計如別錄也

糸曰煉大拇指火盡灰飛如何於焦炭之末骨肉隨  
 生不久如故此與火中蓮華同種而異態耳何謂三  
 白通曰事理三種一白飯白水白鹽事也二身不徧  
 觸口誦真經意不妄緣此三明白非黑業也故享此  
 名歟

唐京兆菩提寺東草師傳

釋東草師者無何而至京兆平康坊內菩提寺其為



人也形不足而神俊吟嘯自得罕接時人且不言名  
 姓常負束藁坐卧於兩廊下不樂住房舍或云此頭  
 陀行也經數年寺內綱任勸其住房或有誚其狼藉  
 曰爾厭我邪世不堪戀何可長也其夕遂以束藁焚  
 身至明唯灰燼耳且無遺骸略盡汗塗之臭又無延  
 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既無不遺然  
 其起三昧火而自焚也眾皆稱歎民多觀禮焉京邑  
 信士遂塑其次為僧形置于佛殿偏傍世號東草師  
 禱祈多應焉

系曰處胎經中菩薩禪定攝意入火界三昧愚惑眾

生謂為菩薩遭劫火燒是也比丘實未及此無象此  
 以感大如能用少無難能焚巨骸則可信矣故書曰  
 民無胥譁張為幻吁哉

唐南嶽蘭若行明傳

釋行明俗姓魯吳郡長洲人也幼從師于本部後遊  
 方問道然其耿介軒昂嘯傲自放初歷五臺峨嵋禮  
 金色銀色二世界菩薩皆隨心應現由此登天台陟  
 羅浮入衡嶽遊稗瀆屬唐季湘之左右割裂爭尋常  
 而未息靡有寧歲於是棲祝融峯下有終焉之志止  
 七寶臺與玄泰布納為交契其性之好惡泰亦罔抗



其輕重焉嘗謂道友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於木樓  
 不欲作屈原葬之於魚腹終誓投軀學薩埵太子超  
 多劫而成聖果可不務乎屢屢言之都不乏信忽於  
 林薄間委身虓虎前爭競食之須臾肉盡時泰公收  
 其殘骼焚之而獲舍利乃擲華酌水為文祭之辭中  
 明其勇猛能捨內財破憒法成檀度未捨已捨當捨  
 三輪頓空取大果若俯拾芥焉

系曰佛勅比丘施衆生食二世順益感果非輕若其  
 明公成大檀度遠憒食也成大勇猛得無畏也成三  
 輪空無為功德也成難捨心淨佛土也一擲其軀其

利博哉譬猶善賢者費少而勸多其是之謂乎

晉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傳

釋息塵姓楊氏并州人也父遷賢有無營利而已其  
 母氏嘗夢人服裝偉麗稱寄宵宿便覺娠妊生而有  
 異童稚不羣每聞鐘唄之音凝神側耳年方十一因  
 夢金人瑰奇之狀引之入精廬明白告曰二親懇求  
 出家未允之前泣而不食父母憫其天然情何厭塞  
 遂曲順之即投草堂院從師誦淨名經菩薩戒達宵  
 不寐將周一祀捨本諷通年當十七便聽習維摩講  
 席粗知大義及乎弱冠乃圓上品執持律範曾無缺



然年二十三文義幹通於崇福寺宗感法師勝集傳授復學因明唯識不虧敷演學徒穎脫者數人崇福寺辯才大師從式最為高足於天祐二年李氏奄有河東武皇帝請居大安寺淨土院四事供養專覽藏教修鍊上生業設無遮大齋前後五會塵嘗以身飼狼虎入山谷中其獸近嗅而奔走又於林薄裸體以啖蚊蠅乃遊仙巖嶽寺養道棲神復看大藏經而設齋然一指伸其報慶彼寺有聖觀音菩薩像長燭七燈香華供獻後被諸生就請下山城內傳揚大論四序無輟逐月設沐浴臨河就沼投餉水族以已嗟觀

旋贖羽毛沈潛高明以遂生性或施牢獄人食或賑惠貧乏或捐旛蓋於淨明金藏一塔後唐長興二年衆請於大安國寺後建三學院一所供待四方聽衆時又講華嚴新經傳授於崇福寺繼暉法師由是三年不出院門一字一禮華嚴經一徧字字禮大佛名經共一百二十卷復煉一指前後計然五指時晉高祖潛躍晉陽最多欽重洎乎龍飛塵每入洛京朝覲必延內殿從容錫賚頗豐帝賜紫服并懿號固讓左俞塵聞鳳翔府法門寺有佛中指骨節真身乃辭帝往岐陽瞻禮覩其希奇又然一指塵之雙手唯存三



指耳續於天柱寺就楚倫法師學俱舍論方經數日  
微有疾生至七月二十七日辰時枕肱而逝俗年六  
十三臘四十四平常唯衣大布不蓄鬚長六時禮佛  
未曾少缺隴坻之間聞其示滅黑白一粟具威儀送  
焚之得舍利數百粒弟子以靈骨歸于太原晉祖勅  
葬于晉水之西山小塔至今存焉

系曰塵師捐捨詎能愈其精進乎脫落浮榮豈能勝  
其義解乎若然者不可以一名名矣厥猶瞻葡華焉  
色黃而矣則真金謝其色香芬而遠則牛頭愧其香  
多名生乎一體者其塵公歟

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

釋道育新羅國人也本國姓氏未所詳練自唐景福  
壬子歲來遊于天台遲迴而挂錫於平田寺眾堂中  
慈愛接物然終不捨鳥夷言音恒持一鉢受食食訖  
略經行而常坐脇不著席日中灑掃殿廊料理常住  
得殘羨之食雖色惡氣變收貯于器齋時自食與僧  
供漏浴煎茶遇薪木中蠹蠹乃置之遠地護生偏切  
所服皆大布納其重難荷每至夏首秋末日映乃裸  
露曾背胫膺云飼蚊蚋蝻蛭雜色蟲螿齧至於血流  
于地如是行之四十餘載未嘗少廢凡對晤賓客止



云伊伊一孛殊不通華語然其會認人意且無差脫  
 頂髮垂白眉亦危焉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  
 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二年戊戌歲十月十日  
 終于僧堂中揣其年八十餘耳寺僧昇上山後焚之  
 灰中得舍利不可勝數或有得巨骨者後唐清泰二  
 年曾遊石梁迴與育同宿堂內時春照亦燒積柵柴  
 以自熏灼口中嘮嘮通夜不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  
 齋日育則不食人或見迎羅漢時問何不去殿內受  
 供口云伊伊去或云飼蟲時見羣虎嗅之盤桓而去  
 矣

晉江州廬山香積庵景超傳

釋景超不知何許人也素持戒範若護浮囊性惟矢  
 直言不面從及乎遊方役足選勝棲身至于廬峯便  
 有息行之意惟誦法華鞠為恒務九江之人且多景  
 仰嘗禮華嚴經一字拜之計已二徧乃燒一指為燈  
 供養慶禮經周矣次禮法華經回前身膚內隱隱出  
 舍利磊落圓瑩或有求者坐席行地拾之無算天福  
 中卒于庵中今墳塔在乎廬阜遊者致禮嗟歎而已  
 衆曰言遺身者必委棄金軀如薩埵王子是歟今以  
 指為燈以肱擎炷何預斯例莫適幸否通曰煉指斷



肱是遺身之加行也況復像未尤成難事其猶守少分之廉隅入猶吏傳同也

晉鳳翔府法門寺志通傳

釋志通俗姓張氏右扶風著姓家之子也早知遺世克務淨門選禮名師登于上品諸方講肆徧略留心後唐之季兵革相尋自此駕已東巡薄遊洛下遇囉日囉二藏行瑜伽教法通禮事之乃欲陟天台羅浮遂辭二藏曰吾比求翻譯屬中原多事子議南征奈何路梗何通曰泛天壑其如我何二藏曰苟去吳會間可付之梵夾或緣會傳譯通曰已聞命矣以天福

四年己亥歲天主錫命于吳越遂附海艦達浙中時文穆王錢氏奉朝廷之故具威儀樂部迎通入府庭供養於真身塔寺安置施資豐腆通請往天台山由是登赤城陟華頂既而於智者道場挂錫因覽西方淨土靈瑞傳變行迴心願生彼土生常不肖西坐山中有招手石者昔智顛夢其石上有僧臨海上舉手相招召之狀顛入天台見其僧名定光耳輪聳上適頂亦不測之神僧也及相見乃問顛曰還記得相招致否顛曰唯此石峻峙顛下無地通登此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墮一木樹中枝輒幹柔若有人扶接



焉殊無少損乃再叩楹投之落于巖下蒙茸草上微  
 有少傷遲久蘇矣衆僧謂為豺虎所咬及見其猶宛  
 然昇就本道場初通去不白衆遂分人各路尋覓  
 至螺溪民村有巫者言事多驗或就問焉神曰伊僧  
 在西南方現有金鑑神扶衛不死我到彼神氣盡矣  
 固難近也皆符協神言後往越州法華山默修淨業  
 將欲化去所止房地生白色物如傅粉焉未幾坐禪  
 牀而終遷座閣維有五色煙覆于頂上法華川中咸  
 聞異香焉

采曰昔薄拘羅有五不死今通公二不死昔法充投

千仞香爐峯而不亾通且同矣得非天龍負翼不損  
 一毛乎而能延彼連持色心未斷者何俾其增修淨  
 土業耳

晉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傳

釋道舟姓管氏朔方迴樂人也髫年聰雅庠序有儀  
 雖誦詩書樂聞釋典決志出家于龍興寺孔雀王院  
 爰得戒珠漸圓心月吟哦咀讚嘹亮可聽乃率信士  
 造永興寺功成不宰辭靈帥韓公洙入賀蘭山白草  
 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湧有靈蛇游泳于中遂陟法  
 臺談講也道俗蜂屯檀施山積讚唱音響可遏行雲



猶悍之人若鷓鴣之革韻乃刺血畫大悲千手眼立像屬其充陽則絕食眼目要期雨之通濟方議充腸中和二年聞關輔擾攘乃於城南念定院塔下斷左肱焚之供養大悲像願倒背干戈中原塞上早見弭兵言畢迅雷風烈洪澍焉又嘗截左耳為民祈雨復斷食七日請雪皆如其願至于番洛無不祇畏以天福六年辛丑歲二月六日其夜未央結加跣坐留累門人方畢而絕享齡七十有人遺骸不散如入禪定遂加漆紵焉建隆中郭忠恕者博覽羣籍小學尤長篆隸為能多事凌轍因適投于北齋詢并前列著碑

頌焉

漢洛京廣愛寺洪真傳

釋洪真姓淳于氏滑州酸棗人也幼悟塵勞決求出離介然之性雲鶴相高師授法華經隨文生解鎧甲精進伏其恚忿或雷檀施迴面捨旃誦法華經約一萬部詣朝門表乞焚全軀供養佛塔帝命弗俞時政出多門或諧云惑眾或言不利國家下勅嚴阻真歎曰善根殖淺魔障尤強莫余敢止遂退廣愛寺罄捨衣盂作非時施願畢當年無疾坐滅經數日顏貌如生遷就茶毗唯舌根不壞益更鮮紅時眾觀之歎希



撰述  
有事春秋五十二伊洛之間重之如在

周錢塘報恩寺慧明傳

釋慧明俗姓蔣錢塘人也研襲三學漸入精微後登  
闕越殆至臨川禮文益禪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  
免生滅情見後迴浙隱天台白沙立草寮有雪峯長  
慶之風到者皆崩角摧鋒謂明為魔說漢乾祐中自  
山出時翠巖叅公率諸禪伯於僧王思憲院定其戒  
否明之口給無能挫衄尋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  
寺請以住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然行玄沙正眼非  
明曷能致此顯德中卒時酷暑俾欲葬之有弟子永

安曰知師唯我也請焚之得舍利五色二皆圓淨初  
明煉指為燈於天台供養後相繼燒二指而勤持課  
脇疎衽席時說法焉性且剛直言多忤物是其所短  
也

周晉州慈雲寺普靜傳

釋普靜姓茹氏晉州洪洞人也少出家于本郡惠澄  
法師暗誦諸經明持祕呪思升白品願剪青螺既下  
方壇而循律檢往禮鳳翔法門寺真身乃於睢陽聽  
涉赴龍興寺講訓徒侶若鱸鮪之宗蛟龍焉又允琴  
臺請轉梵輪安而能遷復於陳蔡曹毫宿泗各隨緣



獎導迴於今東京揚化善者從之晉天福癸卯歲心  
之懷土還復故鄉遂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  
至周顯德二年遇請真身入寺遂陳狀於州牧楊君  
願焚軀供養楊君允其意乃往廣勝寺傾州民人或  
獻之香果或引以殮華或泣淚相隨或唱聲前導至  
四月八日真身塔前廣發大願曰願焚千身今千中  
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時則煙飛慘色香靄愁  
雲舉眾歎嗟羣黎悲泣享壽六十有九弟子等收合  
餘燼供養焉

宋衡陽大聖寺守賢傳

釋守賢姓丘氏泉州永春人也少而聰達淵懿沉厚  
誓投吉祥院從師披剪焉後遊學栖雲門禪師道場  
明了心決趨彼衡陽眾推說法納衣練若之人若百  
川之會于朝夕池矣賢不衣繒纈布衣皮袴而已度  
伏臘必無更易脇不著席唯坐藤牀瞑目通宵除有  
問者隨其啓發雍容自持乾德中告眾曰吾有債願  
未肅心終不了明白入南窰山投身飼虎弟子輩去  
尋見雙脰皮袴纏且存耳收闍維之得舍利無數報  
齡七十四今小浮圖藏遺體焉

宋天台山般若寺師蘊傳



釋師蘊金華人也厥性真率不好封植遇事屬情有  
 多訐直梁龍德中與德韶禪師結侶遠征遊訪名師  
 勝境至於北代清涼山冥心巡禮後登蒼梧野陟祝  
 融峯然韶師或隨或否迴于浙來還棲息韶師法會  
 其為人也稠人廣眾往往滑稽有好戲噱者則狎之  
 膠漆如也故高達之者置之於度外矣唯韶師默而  
 識之謂人曰蘊公癡狂吾不測其邊際焉因有疾求  
 僧作懺悔文誦經及密呪各論幾百藏為度方知其  
 密持之不懈嘗謂道友曰吾生無益於人欲投宴坐  
 峯不然石梁下所願早預賢聖之儔也其道友多沮

其計以開寶六年七月內無疾坐終如入禪定時炎  
 蒸停屍二七日身無歎側竅無氣穢及遷神座就寺  
 之東隅閣維煨燼中收舍利外舌根不壞灰寒拾之  
 如紅芙蓉色柔輒可憐或曰伊僧別無奇異此物偶  
 存乃重燔焚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遂議結  
 小塔于寺中緘藏後有不信者重燒鍛凡數十過矣  
 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宋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傳

釋紹巖俗姓劉雍州人也母張氏始娠夢寤甚奇及  
 生也神姿瓌偉至長也器度宏深七歲苦求出家於



高安禪師十八進具於懷暉律師凡百經書覽同溫習自是遊諸方聖跡洎入吳會棲息天台四明山與德韶禪師共決疑滯於臨川益公遂於錢塘湖水心寺挂錫恒諷持法華經無晝夜俄感陸地庭間生蓮華舉城人瞻矚巖亟命舉而蹂之以建隆二年辛酉經願云滿誓回藥王焚身以供養時漢南國王錢氏篤重歸心苦留乃止尋潛遁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弗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巖如坐寶臺然水火二緣俱為未濟恒快悅其懷乃於越法華山安置續召於杭塔寺造上

方淨院以居之開寶四年七月有疾不<sub>レ</sub>求藥石作偈累篇示門徒曰吾誦經一萬部決以安養為期跣趺坐二<sub>レ</sub>享齡七十二法臘五十五喪事官供茶毗于龍井山獲舍利無筭遺骨若玉瑩然遂收合作石甬寘于影堂大寧軍節度使贈太師孫承祐為碑紀述焉  
宋天台山文輦傳

釋文輦永嘉郡平陽人也邂逅求師受業于金華納具足律儀畢翹勤篤勵三乘之學一皆染漸因往縉雲明昭禪師法會不事繁云揚駒之間決了無滯未遇天台山德韶禪翁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



疑不為異緣牽轉故三十載隨詔師聽其進否嘗謂  
 人曰悟入之緣猶躡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  
 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  
 玄沙又如如是此所謂殊塗而同歸今更取佛言為定  
 量之乃覽大藏經三周徧自是已來逍遙無滯以太  
 平興國三年忽自操其斧言伐其檀巧結玲瓏重積  
 若題湊焉號曰浮圖中開戶入內跌坐自持火炬誓  
 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佛諸聖賢言訖發焰  
 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  
 觀者號哭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春秋八十四初輦

嘗謂善建寺僧說吾死已無占伽藍可食之地弗如  
 自焚供養望諸賢此時聚柴積下念佛助我往生只  
 此相煩耳今善建寺中累石為小塔焉

系曰小乘教以自殺犯重戒前諸方便罪是以無敢  
 操炬就燎者然自殺二例一畏殺須結蘭吉二願往  
 生強猛之心命終身往蘭吉可能作礙邪復次大心  
 一發百年闇室一燈能破何罪之有是故行人無以  
 小道而拘大根者乎

宋臨淮普照王寺懷德傳

釋懷德本江南人也髫年離俗謹愿飾身誦通法華



經得度自爾雖登講肆終以誦持爲專務晚遊泗上  
禮僧伽塔像屬今上遣高品李神福賫旛華上供并  
感應舍利至葬于新塔下基深窟中德遂誓焚軀供  
養先罄捨衣囊供身之物齋僧一中然後自衣紙服  
身纏油蠟禮辭僧衆手持雙燭登棊積中發火誦經  
觀者莫不揮涕德至火熾燦高其身聊側猶微聞誦  
經之聲一城之人無不悲悼者洵汰舍利甚多乃太  
平興國八年四月八日也使臣回奏上爲之動容焉  
論曰界繫之牢不無我所浮生之命連在色身皆自  
貴而輕他悉已多而彼少而增靳固但長慳貪若驪

撰述

卷之三

三

三

龍之吝珠猶犛牛之愛尾孔惜翠羽麝護香臍也其  
如孺氏彝倫孔門徽典以己私之肌體曰父母之髮  
膚不敢毀傷恒知保慎復有好自標遇三年不見於  
門生且事尊嚴一坐不垂於堂無及乎心遊方外教  
脫域中或大善之克成非小憊之能絀許友以死殺  
身成仁漸契不拘將鄰直道至有黜禮樂薄忠信去  
健羨飲淳和乃有洗耳辭榮抱石沉水與儒則一倍  
相反於釋則分寸相鄰佛乃爲物捐軀利生損命與  
其不拔脛毛爲利也伏臘殊時與其惜父母之親體  
也參辰各見如此乃驗教之深淺行之是非譬猶出

支那

卷之三

三

三



泉貨而既多入息利而不少我世尊因地也初唯減  
 口次則脫身車服越共弊之心象馬過借入之乘輟  
 食菜之地判受封之成用若拂塵捨猶脫屣復次啜  
 膚待飫刻目副求或指然一燈或身均百變救羸虛  
 之虎化長偉之魚因超劫歸彌勒之前先成佛享釋  
 迦之位皆從旋習始外財而終內財及熟善根變難  
 捨而成易捨夫輟外財外財難捨難捨凡夫也捐內  
 財內財易棄易棄菩薩也須知三世諸佛同讚此門  
 是真實修是第十施豈不見僧崖菩薩安詳陟於柴  
 樓大志道人慷慨焚其腕骨人皆難色彼有易容蓋

累世之曾為致今生之又捨捨而復捨估七寶以非  
 珍空而又空以三輪之絕軌乘茲度岸是日真歸得  
 金剛堅固之身留玉粒馱都之應今之錄也藏則當  
 乎炎暑裸餒蚊蟻壽則試其浮圖坐中圓寂定蘭感  
 天主而還眼鴻休拒天盜以償冤明飼獸而破慳超  
 然燈而燼指加其舌根不壞身溺不沈入薪塔而自  
 焚露赤軀而受昨以前諸德也念業異熟為所依趣  
 知身是幻幻體何憑悟質如漚漚形暫起幻從心造  
 假偽相尋漚散水澄浮沈互有是故大聖幾生所計  
 小乘潤生盡期貴息苦依思除我倒非謂視同糠粃



觀若塵埃譬之寄習學於茅廬附彎弧於土塚為選  
 登雲之路為求出塞之功然後賜宅一區門羅八戟  
 方云貴士始利封侯以其乳哺之囊轉得那羅之器  
 亦復如是或曰用斯聲教化我中華得非韓吏部所  
 患非楊卽墨而況加其佛乎攻乎異端斯害孔熾對  
 曰正談仁義則道德相懸正說苦空則忠信可薄還  
 借韓之譬況坐井窺天非天之咎孔門大旨未能知  
 生焉能知死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若觀鼓盆  
 而歌似知不死焉二教曾不言人死神明不滅隨其  
 善惡業緣受報故有好醜若由業因也是用將麤易

細以弱商強售黃陸之脆形博華鬢之珍服既重當  
 種而起現行生勝已生報強前報剗肉眼而招佛眼  
 割凡軀而買金軀尼拘之子至微蔭軍之形不少是  
 為真語非謂貪言菩薩利他適足以學或曰夫行然  
 鍊善人則不疑其有不善之人慣嘗割割謂疼痛為  
 談諧堪受凌遲謂炙炮為戲劇或數人而偶作或誑  
 世而強為此則裁何善根自求辛螫耳對曰雖則頑  
 民喜忍惡少耐傷且經念以然燒或淺誠而餒餉冥  
 招善報已種良因以浮泛心得浮泛報昔有女子戲  
 披袈裟婆羅門醉著法服其緣會遇道果終成也或



曰義淨傳譯重累再三今勿然煉伊人親遊西域備  
 熟方宜至乎教乘固不詳究不詳毀傷何邪對曰此  
 專縛阿笈摩之教安能沮壞摩訶衍法耶設或略捨  
 內財決定當圓檀度故莊嚴論云若能施自身命則  
 為希有成菩薩檀度也將知四輪出世十善行時有  
 道則堯下足淳民奉孝則曾家生令子我聖上踐祚  
 之四載兩浙進阿育王盛釋迦佛舍利塔初於滋福  
 殿供養後迎入內道場屢現奇瑞八年二月望詔於  
 開寶寺樹木浮圖僅登于尺先藏是塔于深甃中此  
 日放神光巨燭天壤時黑白眾中有煉頂指者有然

香炷者宜賜物有差苟非大權菩薩大福天王安能  
 激勸下民而捐身寶者乎直令此地螺髻見而珍寶  
 成還覺其時鷲峯淨而土田變范雲綴史紀數色之  
 徵祥王劭編文書幾州之葬塔隋分舍利唐瘞真身  
 比乎我朝田隴與鐵圍爭其疆畔耳此篇所載成傳  
 開宗令能忍難忍之人既亡若在使捨身受身之者  
 雖死猶生圖五芝於草木之前列四瑞於鱗毛之表  
 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者也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音釋 造七到切 譙才笑切 躅直錄切 頽俱倫切 禩祥里切



祀從七恭切木名作答切齧也躡陟利切皆疾智切

同栢葉松身呬齧也躡陟利切皆疾智切

幹轉也嚙鋤銜切巖也芻蕘芻窻同音曷

柯額切擷胡結切噉梵語也此云財施坻與禮

阪日切涸彼側跌徒結切腔音達觀初覲切螫施隻切

也莫江切楛楛古沒切當沒切嘮丑加腆與他

也厚切頤魚豈切楛口答切殄殄於葉切嘮丑加腆與他

也惡切驟如又切燖必堯切犛莫交切長矣煅丁貫

萬西字宋浮  
曆蜀該高渡  
辛釋銀僧居  
亥超四傳士  
亥學兩第吳  
仲對七二用  
秋長錢十先  
月洲五分三  
經徐分卷貴  
山普書旌德  
寂照庵劉邦  
識瀛刻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

奉勅撰

讀誦篇第八之一 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三人

隋行堅傳

釋行堅者未知何許人也常修禪觀節操惟嚴偶事東遊路出泰山日之夕矣入嶽廟謀之度宵令曰此無別舍唯神廊廡下可以然而來寄宿者必罹暴死之殃吾師籌之堅曰無苦不得已從之為藉藁於廡下堅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之聲須臾神出



衣冠甚偉部從焜煌向堅合掌堅曰聞宿此者多死  
 豈檀越害之耶神曰遇死者特至聞弟子聲而自死  
 焉非殺之也願師無慮堅固延坐談說如食頃間因  
 問之曰世傳泰山治鬼寧有之邪神曰弟子薄福有  
 之豈欲見先亡乎堅曰有兩同學僧已死願得見之  
 神問其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受對不可喚  
 來師就可見也堅聞甚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處見  
 獄火光焰甚熾使者引堅入墻院中遙見一人在火  
 中號呼不能言語形變不可復識而血肉焦臭令人  
 傷心堅不忍歷觀愍然求出俄而在廟廡下復與神

坐如故問曰欲救同學有得理邪神曰可能為寫法  
 華經必應得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曰而廟令視  
 堅不死怪異之堅去急報前願經寫裝畢賫而就廟  
 宿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  
 子知己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生人間也  
 然此處不潔不宜安經願師還送入寺中言訖天曉  
 辭決而去則大業年中也堅居處不恒莫知終畢

隋天台山法智傳

釋法智者不詳何許人也髫年離俗應法升壇松直  
 凌空玉堅絕汗凡百講肆靡不留神晚歲以逕直之



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于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甞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為吾設齋終日於中夜無疾而化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謂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矣

唐京兆禪定寺慧悟傳

釋慧悟未詳氏族隱太白山中持誦華嚴經服餌松

朮忽於一時見一居士來云相請居士騰身入空令悟投衣襟中坐攝以飛行至一道場見五百異僧翔空而至悟奄就末行居士語曰師受持華嚴是佛境界何得於小聖下坐遂却引於半千人之上齋訖居士曰本所齋意在師一人雖有五百羅漢來食皆臨時相請耳齋訖遂送還本處有如夢覺即高宗永徽年中也

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

釋明慧不知何許人也簡默恭已約志蠲明耐乎寒餒誓求大乘精進之鎧介躬睡眠之魔退跡是以初



中後夜念誦經行時玄奘三藏在京北坊部玉華宮翻大般若經畢麟德元年示滅其夜于時慧旋遶佛堂忽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且南橫跨東并直勢貫慈恩塔院歷歷分明慧心怪焉即自念曰昔如來滅度白虹十二道從西貫于太微於是有雙林之滅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邪申日向眾述其所見眾咸怪之至九日凶問至京正符所見慧彌增篤勵老而無懈未知終所

唐太原府崇福寺慧警傳

釋慧警姓張氏祁人也少而聰悟襁褓能言二親鞠

愛鄰黨號為奇童屬新譯大雲經經中有懸記女主之文天后感斯聖勃酷重此經警方三歲有教其誦通其含嚼紆鬱調致天然也遂徹九重乃詔諷之帝大悅撫其頂勅授紫袈裟一副後因出家氣貌剛介學處堅固充本寺上座拯頓頽綱人皆畏憚或於街陌見一眾失儀斥招譏醜必議懲誠斷無寬理後修禪法虛室生白終時已八十餘齡矣九子母院有遺影并賜紫衣存焉

唐太原府崇福寺崇政傳

釋崇政侯姓本府人也幼齡敏達固願出家誦經通



一千餘紙者宿歎賞謂之為經藏焉神氣沈約儀容  
 整麗秀眉廣目挺志高奇雖通羣籍所精者俱舍論  
 相國王公縉躬請政宣講于時談叢發秀美曲流音  
 屬聽無厭雖移辰歷晷謂如食頃焉其剖判尤長無  
 得形似矣代宗皇帝下詔徵為章信寺大德稱疾不  
 赴終于本院春秋五十八云

唐太原府崇福寺思睿傳

釋思睿姓王氏太原人也夙通禪理復貫律宗慈悲  
 仁讓忤無愠容睿素嬰羸瘵乃立志法筵專祈藥上  
 恪勤不懈尋見感徵忽心力勇銳辯猶餅注因誦十

輪經日徹數紙翌日倍之後又倍之自爾智刃不可  
 當矣開元中杖錫嵩少問道時義福禪師禪林密緻  
 造難其入一言相入若石投水既飲甘露五載而還  
 跌坐居定日不解膝遠邇擊問求其玄理如堵堵焉  
 春秋六十六卒于所住院

系日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慧警二歲通大雲經差  
 為奇俊崇政終通千紙得力在乎不奉詔赴章信新  
 寺睿公諷徹十輪後咨禪道故經偈云雖誦千章不  
 如一句者如渡溪杖策到岸必捨焉

唐上都青龍寺法朗傳



撰述  
釋法朗姑蘇人也稟質溫潤約心堅確誦觀音明呪  
神効屢彰京闕觀光人皆知重龍朔二年城陽公主  
有疾沈篤尚藥供治無所不至公主乃高宗大帝同  
母妹也友愛殊厚降杜如晦子荷荷死再行薛瓘既  
疾綿困有告言朗能持祕呪理病多瘳及召朗至設  
壇持誦信宿而安賞資豐渥其錢帛珍寶朗迴爲對  
面施公主奏請改寺額曰觀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  
靈感寺開皇二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園塚墓  
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廢至此更題額  
朗尋終于此寺焉

唐河東僧衞傳

啓芳  
圓果

釋僧衞并州人也本學該通解行相副年九十六遇  
道綽禪師著安樂集講觀經始迴心念佛恐壽將終  
日夜禮佛一千拜念彌陀佛八百萬徧於五年間一  
心無怠大漸告弟子曰阿彌陀佛來授我香衣觀音  
勢至行列在前化佛徧滿虛空從此西去純是淨土  
言訖而終時有啓芳法師圓果法師於藍田縣悟真  
寺一夏結契念阿彌陀佛共折一楊枝於觀音手中  
誓曰若得生佛土者願七日不萎至期鮮翠也又夢  
在大池內東面有大寶帳乃飛入其中見僧云但專



念佛竝生此也又見觀音垂脚而坐啓芳奉足頂戴  
見一池蓮華彌陀佛從西而來芳問佛曰閻浮衆生  
依經念佛得生此否佛言勿疑定生我國也且見極  
樂世界平坦如鑑娑婆世界純是山川音樂寶帳直  
西而去有一僧名法藏御一大車來迎芳見自身坐  
百寶蓮華成等正覺釋迦牟尼佛與文殊讚法華經  
復見三道寶階向西直往第一道階上並是白衣第  
二階有道俗相叅第三階唯有僧也云皆是念佛人  
往生矣芳果一師躬云已見云

唐荆州白馬寺玄奘傳

釋玄奘江陵人也通大小乘學尤明法華正典別是  
命家自五十載中日誦七遍嘗因淨室焚香感天人  
來傾聽齋講之時徵祥合沓與道俊同被召在京二  
載景龍二年二月八日孝和帝於林光殿解齋時諸  
學士同觀盛集奘等告乞還鄉詔賜御詩諸學士大  
僚奉和中書令李嶠詩云三乘歸淨域萬騎餞通莊  
就日離亭近彌天別路長荆南旋杖鉢渭北限津梁  
何日紆真果重來入帝鄉中書舍人李又云初日承  
歸旨秋風起贈言漢珠留道味江璧返真源地出南  
關遠天迴北斗尊寧知一柱觀却啓四禪門更有諸



公詩送此不殫錄矣歸鄉終本寺焉

唐成都府靈池縣蘭若洪正傳賢守

釋洪正俗姓常氏未詳何許人也居于岷蜀間蘭若往因有疾所苦沉縣從復平寧發誓恒誦金剛般若經日以二十過為准精持靡曠時鄰僧守賢夜坐見一鬼使手操文牒私相謂曰取攝僧洪正一使曰為其默念般若傍有夫奇荷護無計近得又患責限遲延今別得計見有直府東門者姓常又與僧同名復曾為僧來共你攝去以塞違殿也守賢聞之驚異且志其事明日密問門子常洪正已死守賢先持彌陀

經後改業焉洪正後不測其終

糸曰寧有同名異實者可互死耶業不可移此可移也與其俗巫畫身已形言可以代衰厄同也通曰琰摩王或是菩薩以同名善者則捨不善者攝之此或是罪霜倏晞正增年壽故得捨旃又其惡器方滿復當終期故斯取也苟以互實而取者行教化焉捨斯之外非常理所能知也已

唐沙門志玄傳

釋志玄者河朔人也攻五天禁呪身衣苧麻布耳行歷州邑不居城市寺宇唯宿郊野林薄玄有意尋訪



名迹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  
 林下將羶髓置之於首搖之落者不顧不落者戴之  
 更取芳草隨葉遮蔽其身逡巡成一嬌嬈女子渾身  
 服素練立于道左微聞東北上鞍馬行聲女子哀  
 泣悲不自勝少選乘馬郎遇之下馬問之曰娘子野  
 外深更號咷何至於此耶女子掩淚給之曰賤妾家  
 在易水前年為父母娉與此士張氏為婦不幸夫婿  
 去載天亡家事淪薄無所依給二親堂上豈知妾如  
 此孤苦乎有一于此痛割心腑不覺哀而慟矣妾思  
 歸寧其可得乎郎君何怪問之乘馬郎曰將謂娘子

哀怨別事若願還鄉某是易定軍行為差使迴還易  
 水娘子可乘其麤乘女子乃收淚感謝方欲攀踏次  
 玄從墓林出曰君子此女子非人也狐化也彼曰僧  
 家豈以此相誣莫別欲圖之乎玄曰君不信可小住  
 吾當與君變女子本形玄乃振錫誦胡語數聲其女  
 子還為狐走而羶髓草蔽其身乘馬郎叩頭悔過非  
 師之救幾隨妖死玄凡救物行慈皆此類也

唐鳳翔府開元寺元皎傳

釋元皎靈武人也有志操與眾不羣以持明為已務  
 天寶末玄宗幸蜀肅皇於靈武訓兵計剋復京師為



物議攸同請帝即位改元至德及二年返轅指扶風  
 帝素憑釋氏擇清尚僧首途若祓除然北土西河所  
 推皎應其選召入受勅旨隨駕仗內赴京尋勅令皎  
 向前發至于鳳翔於開元寺置御藥師道場更擇三  
 七僧六時行道然燈歌頌讚念持經無敢言疲精潔  
 可量也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具事  
 奏聞宣內使驗實帝大驚喜曰此大瑞應四月十八  
 日檢校御藥師道場念誦僧元皎等表賀答勅曰瑞  
 李繁滋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  
 此殊祥與師同慶皎之持誦功能通感率多此類加

署內供奉焉

唐京師千福寺楚金傳

釋楚金程氏之子本廣平郡今為京兆之整屋人也  
 母高氏夜夢諸佛因而妊焉生實法王之子也行素  
 顏玉神和氣清七歲諷法華十八通其義三十構塔  
 日多寶四十入帝夢於九重玄宗觀法名下見金字  
 詰朝使問罔不有孚于時聲騰京輦遂募入構塔累  
 級而成有同反掌嘗於翠微悟真捫蘿靈趾乃曰此  
 吾棲遁之所遂奏兩寺各建一塔咸以多寶為名此  
 外吟詠妙經六千餘徧寶樹之下髮髯見於分身靈



山之中依倚覲於三變心無所得舌流甘露瑞鳥金碧棲於手中天樂清泠奏于空際凡諸休應皆不有之乃曰法象王之法駕迴入主之宸睠承明三人揚法六宮后妃長跪於御筵天華分散而不著明皇題額肅宗賜旛豈榮冠於一時亦庶幾於佛在也以乾元二年七月七日子時右脇示滅焉薪盡火滅雪顏如在昭乎上生於安養之國矣春秋六十二法臘三十七天子憫焉中使弔焉勅驃騎大將軍朱光暉監護卽以其法葬于城西龍首原法華蘭若塔之初金髻年寫法華經不衣縑繒寒加艾納而已弟子慧空

法岸浩然皆隨象王之子也紫閣峯草堂寺飛錫碑文吳通微書至貞元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左街功德使開府邠國公竇文場奏千福寺先師楚金是臣和尚於天寶初為國建多寶塔置法華道場經今六十餘祀僧等六時禮念經聲不斷以歷四朝未蒙旌德勅謚大圓禪師矣

唐台州湧泉寺懷玉傳

釋懷玉姓高丹丘人也執持律法名節峭然一食長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懺悔之法課其一日念彌陀佛五萬口通誦彌陀經三十萬卷至天寶元年六



月九日俄見西方聖像數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銀臺  
 從窻而入玉云我合得金臺銀臺却出玉倍虔志後  
 空聲報云頭上已有光暈矣請跏趺結彌陀佛印時  
 佛光充室玉手約人退日莫觸此光明至十三日丑  
 時再有白毫光現聖眾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將  
 盡弟子慧命問師今往何刹玉以偈云清淨皎潔無  
 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修道來經十劫出示閻浮  
 厭眾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玉說偈  
 已香氣盈空海眾徧滿見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  
 金色共御金剛臺來迎玉含笑而終肉身現在後有

讚云我師一念登初地佛國笙歌兩度來唯有門前  
 古槐樹枝低只為挂銀臺一云是台州刺史段懷然  
 詩也

唐兗州泰嶽大行傳

釋大行齊州人也後入泰山結草為衣採木而食行  
 法華三昧感普賢現身行自歎曰命且無常必歸磨  
 滅未知來世何處受生遂入藏內信手探經乃獲西  
 方聖教遂專心思念阿彌陀佛三七日間於半夜時  
 忽覩琉璃地心眼洞明見十方佛猶如明鑑中像後  
 時詔行人內宮寢於御殿勅賜號常精進菩薩受開



國公乃示微疾右脇而終葬後開棺見儀貌如坐異香芬郁焉

唐洛陽廣愛寺二名傳

釋二名，洛陽人也。居止洛中，廣愛寺以精習毗尼，慎防戒法，避其譏醜，罕有缺然。上元中，東歸寧省路及滎陽道，宿于逆旅，方解囊脫履，欲漉水盥塵，次有僧至，頗見貌剛而率略，與律師並房安置。其後到，僧謂主人曰：貧道遠來疲頓，餒乏。主人有美酒，酤滿罌，菜肉買半肩，物至酬直，無至遲也。主人遽依請，辦僧飲。啖之都無遺，其律師呵之曰：身披法服，對俗士恣

行飲啖，不知慙赧。其僧不答。初夜，索水盥漱，端身跏坐，緩發梵音，誦華嚴經。初舉題目，次言：如是我聞。已下，其僧口角兩發，金色光聞者垂泣。見者歎嗟，律師亦生羨慕，竊自念言：彼酒肉僧，乃能誦斯大經，比至三更，猶聞誦經聲，聲不絕。四帙欲滿，口中光明轉更增熾，徧於庭宇，透於窗隙，照明兩房。律師初不知是光，而云：彼客何不息燈，損主人油燼？律師因起如廁，左窺見金色光明，自僧之口兩角而出。誦至五帙已上，其光漸收，却入僧口。夜將五更，誦終六帙，僧乃却臥。須臾天明，律師涕泣而來，五體投地，求哀懺過，輕



謗賢聖之罪律師喜遇異人後加勤苦卒成高名莫知終地

唐成都府雄俊傳

釋雄俊俗姓周成都人也善講說無戒行所受檀信非法而用且多狡詐唯事疎狂又經反初服入軍壘而因逃難還入緇行大曆中暴亡入冥見王者訶責畢引入獄去俊抗聲大呼曰雄俊儻入地獄二世諸佛即成妄語矣曾讀觀經下品下生者造五逆罪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俊雖造罪不犯五逆若論念佛莫知其數佛語若有可信暴死却合得迴與雄俊傳語

云若見城中道俗告之我已得往生西方言畢承寶臺直西而去

系曰一念憶識自身稱佛名不少垂入獄而還返者以強善心而轉弱惡故是故行人須知早誦莫如心持往生淺力當如是學也俊語流出民間必死者重蘇傳此語也

唐吉州龍興寺三刀法師傳

釋三刀法師者本姓曹廬陵人也天然之性嗜於蔬食羈貫成童志願出家于時自江以西從安史之亂南方不寧多事上扶故強兼弱兵革未休大曆七年



十一月廣州呂大夫被翻城奉洪州路嗣恭牒吉州  
 刺史劉寧徵兵三千人同收番禺法師舊名伯連其  
 爲人也強渥而貌惡且心循良恒持誦金剛經以簡  
 盛經佩之于身誓不婚娶然不揚此善于他惟密行  
 愈至無何被括爲軍呈閱之時又選充行營小將非  
 其所好遂亡命焉時徵兵頗急牒諸處要害捕逐於  
 本州洋口擒送劉寧令於朱木橋處死三下刃俱折  
 劉怪問之遂言素志捨家恒持經法如斯怯懦恐  
 軍威是以亡耳問經何在曰被獲時遺墜遂令搜取  
 果數百步外得之竹筒有刃痕而幾絕劉拱手稱歎

久之乃縱其爲僧奏聞勅下本道號三刀法師配本  
 郡龍興寺後加精進卒于住所

唐湖州法華寺大光傳

釋大光俗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也母梅氏寄孕而  
 夢協靈祥在娠乃惡輦臭焉既誕能言不爲戲弄未  
 齒之歲思求佛乘矣願念法華三月通貫經聲一發  
 頑鄙革心及遂出家而尋登戒西遊京邑朝見肅宗  
 帝召對禁中拱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  
 發音容宛若適朕願兮因賜名大光屬帝降誕節齋  
 于定國寺因賜墨詔許天下名寺意往者住持令中



官趙溫送于千福寺住持經道場其誦經作吳音遼  
遼通於聖聽帝甚異其事令中官而宣諭焉後居藍  
田精舍先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曰大光經聲通于  
有頂光一日宴坐自見神手從天而下撫其心乃憶  
先達抱玉大師嘗誌斯言令高其法音當有神之輔  
翼又別夕夢神僧乳見於心命光口吮自爾功力顯  
暢形神不勞又尋山探幽偶墜窮谷龍泉莫測淪溺  
其間心靈了然都無惑亂因思本經多寶塔為誠願  
持此支品十萬遍恍然奮身脫泉若有神捧焉後詔  
住資聖等此寺趙國公長孫無忌宅龍朔二年為文

德皇后追福造長安七年遭火蕩盡唯於灰中得數  
部經不損一字以事奏聞百姓捨施數日之間已盈  
鉅萬遂再造其寺光覽此經倍加精進後以偏感有  
親在吳未答慈力表乞歸省養詔旨未允遂生有妄  
之疾策蹇強力將投于淵驢伏不前羣鳥拂頂心既  
曉覺疾亦隨瘳乃以經頂荷行道忽有詔許還既止  
烏程構營寶塔日持華偈成報往願焉永泰元年浙  
西廉使韋元甫表請光為六郡別勅道場持念之首  
大曆癸丑歲顏魯公真卿領郡相國李紳父為烏程  
宰紳未暮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鑿者七辰召光至



命乳母洗滌焚香乃朗誦經分別功德品遂超席而坐拱手開眸光授飲杯水令強乳哺之疾乃徐愈光笑而謂曰汝何願返之遄速乎因以光名易紳小字貞元中紳重遊雪上泊舟之次光早遲竚于溪側而笑言戲撫之若稚孺焉後紳刺于吳興飲醉于館光引宿於道場夜分將醒白光滿室朗然若晝往覘光公宴坐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音向息光色隨斂紳歸京相辭光曰汝得徑山之言吾則無以為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他日位處廟堂以教法為外護乎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牙持經道

場獸嗥鳥墜山木驚振異香芬馥信宿不消刺史顏防深愴悼之光一納四十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一飯七十載徵驗絕多故相李公紳素於空門寡信頗規僧過而敦重光公自著碑題云墨詔持經太德神異碑銘布衣楊夔書云

唐荊州天崇寺智燈傳

釋智燈不知何許人也於莊已行嚴厲時中守護戒科恒持金剛般若勤不知倦貞元中遇疾而死弟子啓手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還蘇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曰更容上人十年在



世勉出生死因問人間眾僧中後食慧苾芘為藥食  
 還是已否曰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正非正開  
 遮之條如何王曰此乃後人加之非佛意也遠近聞  
 之渚宮僧至有中後無有飲水者  
 系曰小乘尚開食五淨物慧苾芘非五穀正食也疑其  
 冥官因機垂誠嫌于時比丘太慢戒法故此嚴警開  
 制實諸佛常法也非後人之加釀焉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焜煌

焜胡本切煌胡光切焜煌光耀也

餒

奴罪切餒飢也

襴

襴居兩切襴博抱切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四卷 計六千三百五十六  
 該銀三兩一錢八分  
 武林釋寂福對長洲徐普書句容潘繼德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襴

襴小女氏切

爾

爾汝也

泉

音仍舊草不芟

給

徒亥切詐也

輶

輶于元切

葢

葢張流切葢

縣

音眷也

練

古廉切

葢

職日切葢

苾

苾芘名

暈

王問切

雲

直甲切

苾

苾芘名

暈

王問切

雲

直甲切







撰述  
迴向今轉生入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默  
誌之至十月滿往訪此家男婦果孿生一子入視之  
數日遂呼曰鵠兒一時迴頭應諾歲餘能言皆得成  
長度未知終所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傳

釋清虛姓唐氏梓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  
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嘗於山林持  
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  
薨灰燼唯虛之屋飈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  
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

於澗挈餅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大師法藏聞虛持  
經靈驗乃請祈泉卽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  
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  
隨便有水虛熟記其處遂趨起掘之果獲甘泉用之  
不竭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  
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嘗有律師持其戒行夜往  
念律見一巨人以矛刺之狼狽下山逸巡氣絕又持  
火頭金剛呪僧時所宗重衆謂之曰君呪力無雙能  
宿彼否曰斯焉足懼於是賣香火入坐持呪俄而神  
出以手摩足投之澗下七日不語精神昏倒虛聞之



曰下趣鬼物敢爾即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即念十一面觀音呪又聞堂中似有兩牛鬪佛像皆振呪既亡效還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神龍二年准詔入內祈雨絕二七日雪降中宗以為未濟時望令就寺更祈請即於佛殿內精禱并煉一指纔及一宵雨周千里指復如舊纔遇大水寺屋皆墊溺其院無苦若無澇沒凡諸異驗皆如此也

唐睦州烏龍山淨土道場少康傳

釋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也母羅氏因夢遊鼎

湖峯得玉女手捧青蓮授曰此華吉祥寄於汝所後生貴子切當保惜及生康之日青光滿室香似芙蓉迨綳襪之年眼碧唇朱齒得佛之一相恒端坐含笑時鄉中善相人也目之此子將相之才不語吾弗知也年甫七歲抱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所誦之經已終五部於越州嘉祥寺受戒便就伊寺學毗尼五夏之後往土元龍興寺聽華嚴經瑜伽論貞元初至于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採取為何經法乃善導



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所誓纒終果重閃爍中有化佛菩薩無筭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施設利樂衆生同生安養康如有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法師謂康曰汝欲化入徑往新定緣在於彼言訖不見止有香光望西而去洎到睦郡入城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卽付一錢後經月餘孩孺蟻慕念佛多者卽給錢如是二年凡男女見康則云阿彌陀佛遂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聚人午夜行道

唱讚二十四契稱揚淨邦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令男女弟子望康面門卽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告曰汝見佛身卽得往生以貞元二十一年十月示衆囑累止勸急修淨土言畢跏趺身放光明而逝天色斗變狂風四起百鳥悲鳴烏龍山也一時變白今墳塔存于州東臺子巖歲久唯餘方石傍之土相傳療疾州民凡嬰衆病悉焚香取土隨服多差石之四隅若車轍焉漢乾祐三年天台山德韶禪師重建其塔至今高敞時號後善導焉



系曰康所述偈讚皆附會鄭衛之聲變體而作非哀  
 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譬猶善醫以飴蜜塗逆  
 口之藥誘嬰兒之入口耳苟非大權入假何能運此  
 方便度無極者乎唱佛佛形從口而出善導同此作  
 佛事故非小緣哉

唐江州開元寺法正傳宗會

釋法正不知何許人也寬曠其懷慎修厥行司辰于  
 三業御史于六根以其日諷金剛般若三七過執持  
 恭恪罔或云懈長慶初得疾暴終云倏至幽冥引見  
 王者問曰師生平藝何福田獲何善果正以誦經為

對王乃揖上殿令登繡座請誦七通王以下侍衛靡  
 不合掌階下拷掠榜擊論愬寂若無聲念畢後遣一  
 人引正令還人間王降階揖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  
 在世勿廢誦持隨吏行數里至一巨坑俾正俯窺為  
 吏推墮若隕空焉颺然蘇起初正死唯面不寒起述  
 其事變心遷善者不一正後年暨八十餘卒于住寺  
 次荊州功安縣釋會宗俗姓蔡初泛爾為僧別無他  
 技忽經中蠱病乃骨立因苦發心志誦金剛般若經  
 以待盡爾至五十過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  
 餘莖其夜又有夢吐蠱長一寸月餘因此遂愈當長



慶初也荆山僧行覩見其事宗不測終所

唐京兆大興善寺守素傳

釋守素者立性高邁與羣不同居京興善寺恒以誦持為急務其院幽僻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青桐至夏中無何發汗頗汗人衣如輓脂焉而不可浣時相國鄭公綱嘗與丞郎數人避暑且惡其滴瀝謂素曰弟子為師伐此樹各植一松可乎及暮素戲呪之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之淋瀝為人所惡同惡木之不可休其下也來歲若然我必薪之自爾絕蹤矣素誓不出院誦法華經

三萬七千部夜恒有狒子馴擾來聽經齋時則烏鵲就掌取食他僧以食誘羣羽皆驚噪而逝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當時以為佳句也素之終代罔得詳焉

系曰刺漆樹者恒患其少滴愛故難求斬魏樹者患其多辛惡之易得嗟爾青桐發汗世所罕聞及乎素公詆呵明年絕跡豈有出家弟子不如其無情樹木乎既不能為漆與物隔其汗為魏與食加其味乎苟認師友之彈呵取今完淨傳曰過則勿彈改本教則悔罪清淨如本無異思之



唐幽州華嚴和尚傳

釋華嚴和尚不知名氏居在幽州城北恒持華嚴經以爲淨業時號之全取經題呼召耳其所誦時一城皆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萬歲通天年中韓國公張仁愿之爲幽州都督也夜聞經聲品次歷歷然及爾晨興謂夫人曰昨宵城北道人諷誦若在衙署前也還聞已否夫人曰是何地遠可得聞乎張君曰如其不信可各遣小豎走馬往覆之果無差謬張君請召入城及相見謂張君曰有願胡不報乎答曰現造袈裟五百緣布施羅漢去華嚴曰勿去餘處但送往州西

馬鞍山竹林寺內施僧及遣使賫香衣物登佛龕山已去覓竹林寺且無蹤跡如是深入陟高山見一翁問之曰且隨吾來倏覩雲開寺現景物非凡世所有入寺散袈裟畢而少二人彼老宿曰可齋還二分一與張仁愿一與華嚴和尚自此方知華嚴和尚是竹林聖寺中來使留一宿出已經年行化既久及終坐亡肉身不萎敗范陽之人多往乞願時有徵應塔近因兵革而廢矣

象曰一口宣誦何能入遠近人人耳耶通曰近則若願持經善法力故遠則一音演說隨類聞解其人是



聖寺員位斷可知矣

唐河中府栢梯山文照傳

釋文照不知何許人也本敦朴遲訥之人耳然見佛像則悅懌一旦詣栢梯寺禮曇延法師畫影出家專念諸經罔知詮顯常憤受性昏濁忽若假寐見曇延法師身長一丈目光四射謂照曰爾所欲者吾安能致之吾有聰明經一卷求之於彼必謹而持取感應若俯拾地芥耳卽袖中出以授之則金剛般若也登卽執讀七過而便驚寤經猶在自然後念通無滯如久習焉其喉舌間曲折浮沈尋變入節非常調也自

此聰敏日新辯給在口時謂爲觀音附麗于厥躬也且曰我師是周隋國師凡所纂集義疏必乘夢寐而神授我無愧爲資矣

唐陝府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立行多輕率遊方不恒長慶元年入逆旅避雨逡巡轉甚泥淖過中時乞食不得乃咄遣童子買彘肉煮夾胡餅數枚麤食略盡且無恥愧旁若無人客皆詬罵少年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念金剛經本無脂燭一室盡明異香克滿凡二十客皆來禮拜謝過各施衣物照踞坐若無所覩



後不知終所

唐蘄州廣濟縣清著禪院慧普傳

釋慧普姓宋本郡蘄水人也性地踈朗敏利桀然既奉尸羅冰雪任操元和十二年樂廣濟山秀地靈願棲于此始謀誦大涅槃經歷稔彌年卒通四十二卷聞者憮然曰四表大經若爲溫習非揣量而可庶幾乎或疑其妄言徹部有亂次舉品題以試驗之且無澀滯少遼緩之無不弭伏普亦不戒意躬刀耕火種趣足而已卉服布裘度其伏臘日夜經聲不絕如是涉三十載邑人學者莫不推重增修院宇以大中三

年冬無疾集衆告違跏趺坐終儼若凝思弟子以香泥纏飾遷于山椒塔中號涅槃焉于今香火不絕

唐今東京客僧傳

亡名長慶中自遠而至狀軀龐暴見寺中淨人咄曰與吾將錢沽酒寺僧見之怒其勿遮戒檢辱我僧坊其何以堪遂奪其餅擊寺外栢樹餅則鏗然已碎其酒凝滯不流著樹如綠玉焉搖之不散嗅之無臭寺僧驚怪顧客何爲客曰某常持金剛般若須預飲此物一杯則諷吟瀏亮率以爲常非此不可上人勿怪寺僧遲迴之際愀然其容將器就樹盛之其酒盡落

撰述

身傳卷之三十五

八

三十五



器中略無孑遺觀者如堵奄然流啜斯須器成而酣  
暢不知其僧往復何所

唐上都大溫國寺靈幽傳

釋靈幽不知何許人也僻靜淳直誦習惟勤偶疾暴  
終杳歸冥府引之見玉問修何業答曰貧道素持金  
剛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屢稱善哉俾冷諷誦幽吮  
唇播舌章段分明念畢王曰未盡善矣何耶勸少  
節文何貫華之線斷乎師壽命雖盡且放還人間十  
年要勸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鍾離  
寺石碑上如是已經七日而蘇幽遂奏奉勅令寫此

經真本添其句讀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是也  
采曰春秋夏五不敢輕加佛教宜然無妄釀矣通曰  
靈幽獲鍾離寺石經符合無苦如道明所添糅使人  
疑豫必招詐偽率易改張稱有真告誡之哉

唐荊州法性寺惟恭傳

釋惟恭不詳何許人也少孺出俗于法性寺好尚偏  
下多狎非法之友雖垂僧行猶勤持誦金剛般若罕  
離唇齒酒徒博侶交集門庭虛誑云爲曾無廉恥後  
遇病且死同寺有靈歸其跡相類號爲一寺二害也  
歸偶出去寺一里所逢六七人少年甚都衣服鮮潔



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曰惟恭上人何在歸即  
 語其處疑其寺行香樂佛也及曉迴入寺聞鐘聲云  
 恭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必生淨刹亦以其  
 跡勉靈歸也歸感悟折節緇門崇重終成高邁焉

唐明州德潤寺遂端傳

釋遂端姓張不知何從而來德潤寺求師其為人也  
 質直清粹不妄交遊師授法華經誦猶宿構人皆駭  
 歎至乎老齒勤而無懈十有七時恒誦不輟咸通二  
 年忽結跏趺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遠  
 近奔走皆至觀禮邑人同心造龕安於東山之下二

十餘年墳坐屢屢光發後開視之形質如生眾迎還  
 寺漆綜飾之今號真身院存焉伊寺者吳太子太傅  
 都鄉侯闕澤書堂後捨為伽藍其題額取澤字也普今  
是也 齊寺  
 系曰端終口出優曇鉢華是乎聞諸輪王出世海中  
 道上方生是華今像未豈有是邪通曰為感其人而  
 應則不可以時拘也譬猶麟非中國之物感明王而  
 至同也

唐越州諸暨保壽院神智傳

釋神智婺州義烏人也俗姓方力氏之先黃帝臣牧



之後漢有魯郡相方歸因官居免遂為魯人也祖考皆田峻而以朴素相訟智少有貞操懇樂捨家就雲門寺惟孝為師年十二食斷中持大悲心呪應法登戒峻勵恪勤俄屬會昌滅法智形服雖殊誓重為僧磨不磷而涅不淄于時見矣大中初年復道巡遊暨陽考于禪室且曰營廷之魚潛于藪澤宜哉此處吾之藪澤也恒呪水盃以救百疾飲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給無筭號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時昇平相國裴公休預夢智來迨乎相見欣然相國女即鬼神所被智持呪七日平復遂奏請院額曰大中聖壽

仍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幃藏經五千卷裴君為書殿額智以光啓丙午歲十一月終于東白山春秋六十八法臘四十八遷座歸暨陽南山入塔焉

梁揚州禪智寺從審傳

釋從審不詳氏族幼入江都禪智寺捨家誦經數萬餘言其寺即隋煬帝之故宮也咸通五年受具戒於燕臺奉福寺律席經筵徧知嘗染後併三衣成五納諸名山勝槩無不遊覽未歸淮甸推為僧首五六年間一皆嚴肅然恒誦淨名經未憊日計以資明二年三月十八日構疾迨十九日禺中微息而終顏貌如



撰述  
常茶毗獲舍利三十粒堅明通鍛無耗疊石爲墳筠  
源沙門靈護述墳銘云

梁温州大雲寺鴻楚傳

釋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也生而符彩且異群  
兒及甫髫齡器度宏曠楚之外昆弟皆出俗越之龍  
宮伽藍遂祈一親亦願隨往網踈魚脫籠揭鶴飛杜  
若殖于蘭洲新繒染于絳色互相切直誦習彌通年  
二十三方升上品無作及迴本郡時州將朱褒知其  
名節欽揖愈勤唐大順中以城南有廢大雲寺荒蕪  
表聞昭宗欲重締構帝俞其請於是百工俱作楚躬

主之施利程功不倦于素而講經禮像無相奪倫武  
肅王錢氏乾化初年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  
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太祖賜紫衣并號固讓弗聽  
終不披著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時詩人鄭  
說南遊訪鴻靜法師邂逅與楚會體知高行杼詩贈  
楚云架上紫衣閑不著案頭金字坐長看楚寬慈人  
未嘗見其愠色神氣清爽欣願豐下且蟠其腹日不  
邪視顧必迴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所講法華經計  
五十許座一日楚之講堂中忽生蓮華重拊複葉香  
氣芬芬以長興三年壬辰六月五日無疾而化俗齡



七十五法臘五十二道俗孺慕其年遷塔于慈雲右  
 岡焉楚講貫外深夜行道誦經將逝夕燈光忽暗經  
 聲絕微告門人曰勞爾給使吾將往矣其所臥之榻  
 中先有白蛇其大若肱恒同卧處長誠童侍無妄驚  
 擾生常撰土生經鈔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至今永嘉  
 人謂為僧寶中異寶焉

後唐温州小松山鴻莒傳

釋鴻莒姓唐氏永嘉人也早出家于越州龍宮寺始  
 則誦法華經全部得度裹足往趨長安學律因讀化  
 度寺碑時有舉人旁聽見莒且瞻多行異之知能背

碑講莒誦之儒生覆其文了無一悞又相將去崇聖  
 寺亦然而多強記輩流所推言歸故鄉請受二眾依  
 止其細行也生來未嘗叱其狸犬豈況諸餘乎然晝  
 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衛或為然燭或代添香皆鬼  
 物也天成三年戊子水滂之後報之以大旱民荐饑  
 饑有強盜入其室莒待之若賓客躬作粥飯飼之曰  
 徐徐去山深無入汝糟為天災所困耳盜者拜受而  
 去弟子中欲襲其不備莒曰非我弟子我捨此永入  
 深山矣諸子罷輕襲之意長興癸巳歲中恬然無疾  
 跏趺儼然長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



開云吾告汝等與吾換新衣裳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能猛噬遷塔日隨入馴狎時山中麋鹿飛鳥相參犬無擊猛獸不驚奔葬後有虎繞墳嗥叫其感物之情如是有弟鴻楚並高行爲時所重

後唐鳳翔府道賢傳

釋道賢不知何許人也持諷孔雀王經以爲日計末則受瑜伽灌頂法持明之功愈多徵應嘗夜夢佛携賢行步步蹈履濃雲若乘剛焉每行不知幾百里而推之曰此摩竭陀國此占波國南印度西印度迦濕

彌羅等國且行且記喜躍不勝及寤覺冥解五天梵音悉曇語言時西域僧到岐下葱嶺北諸胡僧往往僞稱五印人賢以一接語言先斥之曰汝是其國人北戎南梵無敢給之隴坻道俗皆稟承密藏號阿闍黎也迨長興末明宗晏駕立從厚爲帝鳳翔清泰不恭其命遣王思同帥師伐之清泰乃嬰城自守清泰問賢曰危甚矣如何對曰召竇八郎可逆知勝負也清泰出乘城撫衆其竇八介甲持戈乘馬前作迎闕之狀跳躍已解甲投戈而走賢曰此外敵必降之象也果如斯說清泰乃擁兵而東召賢俱行入洛即帝



位歟改元曰清泰賢奏曰年號不佳何邪水清石見  
 至二年勅移并州晉高祖為天平軍乃阻兵自固潛  
 連契丹長驅入洛清泰自焚果石見之應矣晉兵未  
 至賢先終于洛今兩京傳天教者皆法孫之曾玄矣  
 竇八郎者歧人也家且富焉自荷器鬻水言語不常  
 唯散髮披衣狂走與李順興相類或遇牛驢車必撫  
 掌而笑迨死焚之火聚中盡化金色胡蝶而飛去或  
 手掬衣扇行之歸家供養焉

漢江州廬山若虛傳二名僧

釋若虛隱于廬山數年持經不出石室江南國王李

氏欽尚其道累徵終不降就唯言老僧無能寧銷王  
 者歸心若更相呼竄入深山矣或衣物則避讓香則  
 受之以乾祐中盛夏坐終身不沮壞今湓城人供養  
 影相焉又潭州釋二名恒誦法華經口無他語長沙  
 文昭王馬氏特加禮重召入天策府湘西院供養然  
 其語事詭異甚驚一旦召知佛殿僧令急裝掠佛像  
 各就兩廂僧皆謂為狂發相目而笑舉止極甚忽切  
 須臾自入正殿內據佛座而坐奄然而化舉州道俗  
 爭禮焚香漢乾祐中也

周會稽郡大善寺行瑄傳



釋行瑄姓陳氏湖州長城人也考曰良母陶氏鍾愛之心與諸子異然其敏利又於羣童傑然而出父母多途礙其出家之志終弗能禁唐天祐二年依光遠師求于荆染年十有二誦法華經月竒五辰而畢軸次維摩經盡如道安朝講經而暮納本焉尋於餘杭龍興寺受滿足戒遂往金華雙林寺智新傳南山律鈔彈節服膺流輩推揖常食時至以不繫之米與菜茹投小鼎中叅煮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焚破木都無難色嘗謂人曰所好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之好也樂且無荒也後唐天成中寓于越樂

若耶山水披覽大藏教服桌麻之衣慕道俗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供四方僧曾無匱乏以顯德三年壬子秋七月示疾終于此院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瑄性剛正無面諛無背憎足不趨豪貴之門囊不畜盈餘之物房無閑戶口無雜言亦覽羣書旁探經論慨其郭逸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今行于江浙左右僧坊然其短者不宜稱疏若言疏可以疏通一藏經瑄便過慈恩日本幾倍矣其耿介持律古之高邁也矣



宋東京開寶寺守真傳

沙彌彌海道蔭

釋守真永興萬年人也俗姓紀漢詐帝信之鴻緒乃祖乃父素履貞吉奕葉孝行充塞閭里故鄉人美其孝焉遂目之曰紀丁蘭也真卽其後矣洎黃寇于紀僖宗蒙塵車駕避鋒而西幸咸鎬失守而沒賊因而徙家居于蜀矣及冠也偶遊聖壽寺見修進律師行出物表語越常度乃解帶卸冠北面而事之七支既備先謁從朗師學起信論次依性光師傳法界觀後禮演祕閣黎授瑜伽教竝得心要咸盡指歸自明達諸法宣暢妙典四十年間略無怠矣而賜號曰昭信

焉講起信及法界觀共七十餘遍皆以燈傳燈用器投器嗣乎法者二十許人開灌頂道場五徧約度僧尼士庶三千餘人開水陸道場二十徧常五更輪結文殊五髻教法至夜二更輪西方無量壽教法稱阿彌陀尊號修念佛三昧期生淨域一日謂弟子緣遇曰如來不云出息不保入息吾之壽也幸矣汝之年也耄矣今欲順俗從世預設一塔其可得乎緣遇稽首而對曰廣度長老捨院之右地請建塔者有年矣今大師屬其意長老致其美因緣冥契安可而止於是鳩工而營之自十月琢磨至來一月徹績以開寶



四年秋八月九日命眾念佛佛聲既久令止奄然而歸寂俗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三其月二十十日焚葬於北永泰門外智度院側其獲舍利光潤各將供養之次沙彌彌伽者于闐國人也專誦華嚴經曾無間息聖曆年中天帝釋請迎伽上天誦持乃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請為誦宣華嚴經以禳彼敵遂陞座朗誦是經時修羅軍眾聞經乃現威神一時而化去又沙彌道蔭常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出夜歸虎暴中路忽遇哮吼跳躑于前蔭知不免乃閉目而坐唯默念是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達曙村人

來往乃視虎其蹲處涎流於地焉蔭後持誦益加高行矣

論曰入道之要三慧為門若取聞持勿過讀誦者矣何耶始惟據本本立則道生次則捨詮詮留則月失比為指天邊之桂影而還認馬上之鞭鞘如此滯拘去道彌遠然則機有新發跡或乍移須令廣覽多聞復次背文高唱在乎品位先號法師故經云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法修行是也原夫經傳震旦夾譯漢庭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蘭乃月氏之生會則康居之族兩家左右一見否



臧無為冰上之狐兔問埃傍之路通曰西竺僧持部類行事不同或執親從佛聞更難釐革或稱我宗自許多決派流或直調而質乎或歌聲而巧矣致令傳授各競師資此是彼非我真他謬終年矛盾未有罷期故有若美一期之唄嚶誦二契之伽陀感車馬而不行動人夫之共聽此曲折聲之效也若乃盤特少句薄拘短章止憂忘以鼓脣胡暇巧而揚舌猶登中聖或致感徵此直置聲之驗也今以一言蔽之但有感動龍神能生物善者為讀誦之正音也或曰常聞光音天之語言則是梵音未委邢為梵音邪請狀貌

以示之通曰諸陀羅尼則梵語也唄嚶之聲則梵音也或曰如天下言音令人樂聞者與襄陽人為較準彼漢音也音附語言謂之漢音漢語則知語與音別所言唄嚶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謠之調歟且梵音急疾而言則表詮也分曉舒徐引曳則唄嚶也或曰此只合是西域僧傳授何以陳思王與齊太宰檢經示沙門耶通曰此二王先已熟天竺曲韻故聞山響及經偈乃有傳授之說也今之歌讚附麗淫哇之曲恣憑之音加釀瓌辭包藏密呪敷為梵奏此實新聲也如今啓夾或曰開題祇知逐句隨行那辨真經偽造



豈分支品未鑒別生能顯既知所詮須體當聞捨後  
 適足歸宗達其阿字之門圖其法身之體此讀誦之  
 至也其有難通帝字多遊族家急令口誦於一經且  
 為身參於五眾賴能暗誦免呼粥飯之僧如偶澄清  
 緩裏歸家之僕或曰國朝度戒何責經乎豈不聞羯  
 磨之辭止云年滿衣鉢具足不言念經為增上緣耶  
 通曰此滅法無知之徒言耳上根感戒果證相隨何  
 以經紙數考試耶脫捨下根之誦持入法止闕茸白  
 丁矣南山太師云纔登解髮便須通覽又後周初多  
 度僧尼勅靈藏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眾多隨有

文義莫不周鑑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為第一此乃  
 精選誦經通義為入道之階漸也不見此文深為痛  
 惜梁傳且此為經師宜師不浴而革號為讀誦今采  
 諸師從唐至宋取其多善宗歸乎高則有感神宿廟  
 度苦因經法智往生成感金光之照野明慧行道占虹  
 氣之貫天或受請居羅漢之前或持明救城陽之疾  
 得御詩之餞送見勢至之來迎使者攝而不能妖狐  
 媚而自變猗歎元皎致李樹之叢生焯爾楚金感帝  
 王之入夢圓光在頂三昧現前遇誦華嚴放金光於  
 口角後遊地獄乘寶座於西方三方斷勢傷於竹筒







不肖下焯之藥切  
材也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宋高僧傳第二十五卷 計八千乙百七十  
字該銀四兩零八分  
宣城釋元鏡對長洲徐普書句容縣潘泗刻  
萬曆辛亥歲仲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